

思念

□杨文波

逝去的，虽已过去了四十年，可在我的心里，像是昨天，前天……

父亲没有文化，一向少言寡语。晚饭后，各自坐在椅子上，小凳上，默默地听我读《林海雪原》。过不了多久，轻轻推我，递给我一杯水……瞬间眼神的交流，心里涌起一股暖意。喝的虽是白水，感觉却甜甜的。

在我十八岁那年，父亲得了一场大病，一直吐血。我在医院守护了三个月。这期间我像得了惊恐症一样，只要父亲闭上眼，喘气不出声，就觉得要出大事了！非得戳一下他，等父

□范中超

二月二，龙抬头。又被称为“春耕节”、“农事节”、“ 春龙节”，是中国民间传统节日。每逢农历这天，在故乡鲁西南，有吃料豆的习俗。

料豆，为炒熟的黄豆，俗称蝎子爪。小时候，常听人们唱：“二月二，炒蝎子爪，金子银子来家拷；二月二，敲门框，金子银子来家扛”。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，人们带着对幸福生活的向往，料豆便成了大家过节时必备的美食。

为了让大家过节时能吃饱料豆，母亲便早早地为之忙碌起来。印象中，二月二还没来临，母亲便要跑到村西二三里外的土路上背沙土，这是当时炒料豆最廉价的辅料。因沙土湿度大，在晾晒沙土的日子里，母亲一刻也不敢怠慢，她还需对黄豆做着炒制前的准备工作：挑拣、去杂、腌渍、晾晒……为保证料豆的口感，对制作的每一个工序都马虎不得。

随着二月二的来临，炒制工作便开始了。母亲先将沙土倒进锅里，加热去潮；随着沙土温度的升高，锅内不时发出“腾腾”的响声，这时黄豆便可以下锅；随着铲子与锅的不断撞击，豆子与沙土便相互拥抱着在一起，并悄然间发生着质着变化。炒料豆是个脏活，更是个技术活；此时，锅下的柴火不要烧得太急，锅上还要不断翻炒；否则，黄豆易受热不均，有的焦了，还有的夹生。很快，厨房里，早已尘土

亲睁眼看看我，我笑了，心也就踏实了。

也许是父亲的善良换来了上天的眷顾，终于又活下来了。从此，我们却一直为父亲的身体担心。父亲不以为然，还是默默地，稳重地支撑着这个家。注入了满满的祥和、温馨和幸福。

后来，弟弟工作了，每礼拜回家一次。每到周末，父亲进进出出，比平日都忙活。好吃好喝的也深知儿女的喜好。父亲虽不言语，看得出，他是在期盼儿女归来，一家人团圆。所以，我们姐弟几人，不管哪个进家，第一寻找的就是父亲，哪怕一眼看不到都心里不安。

人们都说母亲带儿女心细，父亲却胜过母

亲。弟弟外出上班，我上大学，必备的牙刷、牙膏、碗勺、毛巾、香皂……用新买的旅行包都一应俱全，根本不用母亲操心。每次开学送我上车，再交给我三扎硬币，共八块钱。父亲只一句话：“拿着，常给家写信！”车开了，看着父亲被风吹动的白发，我的眼泪像拆散的钢镚，哗哗地流淌……

毕业又回到了家乡。单位虽有住处，但我仍愿守在父母身旁。后来连我的终生大事——找对象如果没有父亲的意见，我都觉得没有主张。的确，我依赖着父亲，如同他依恋着我们一样。

谁曾想，一九七八年四月十号，一张化验

单，如尖刀插进了我的心脏，恍惚间，腿脚发软，眼前一片黑暗……等我缓过神，揉了揉眼睛，又看到了单子上的几个字：“咽喉肿痛”。泪水又模糊了双眼。父亲真的了这种大病吗？我不甘心，于是八方求医，四处辗转治疗。五个月后，父亲还是丢下他难舍的儿女自己走了。走得很安详，就像睡着了一样……可这一回，是再也叫不醒了，也不忍心再叫了，因为父亲的音容、人品已在儿女心中铭记。眼前随时浮现他的身影：我们在春日的光下坐着，也爱着，他靠着，也需要着——所以至今还心痛着。

（作者系市中区文学爱好者）



《春的发誓》  
周文静 摄

野蒜里的柔美

□魏益君

三月，野蒜又在春风里飘摇了。野蒜，这个曾带给我无数美好的早春里的新绿，总让我的心再一次飞向故乡的美好，沉浸于那片柔美的蒜香。

每年“清明”前后，家乡南岭田埂上的野山蒜就蓬蓬勃勃地绿了，这时，就到了挖野蒜、食野蒜的好时光了。

幼年时，每到春天，姐姐就带我到南岭采挖野蒜，回家让母亲做成风格不同的食品。

野蒜，学名薤白，生长于山坡湿地，田边草丛，因其来自野生，长于天然，味美爽口而备受人们青睐。野蒜既能食用，又有一定的药用功效。薤白具有温补作用，可健脾开胃，助消化，解油腻，促进食欲。对体弱者而言，薤白可润中补虚，使人耐寒。另外，薤白的钙、磷等无机盐含量极高，经常食用有利于强健筋骨，特别对于成长期的儿童和缺钙的老人有良好的营养价值。

那时并不知道野蒜有这么多样处，只知道好吃。我最愿吃母亲做的野蒜炒鸡蛋了，那时的鸡蛋也好吃，不像现在，多为饲料喂养，激素的成分太多，那时的蛋黄透着红色，炒出的野蒜、葱绿伴着嫩黄，让人馋涎欲滴。还有野蒜饼，把野蒜切碎，和入面粉油煎，老远便闻到诱人的香气。野蒜挖多了，母亲便做成一坛一坛咸菜，晾干封存，又脆又香的野蒜咸菜，让人食欲大增。那些年里，尽管农村的生活不富裕，缺吃少穿，但每年春天母亲腌制的那几罐野蒜咸菜，总能让我们一家度过春光。

尽管现在生活好了，但我依然爱吃野蒜。每年阳春三月，我总会带着爱人和女儿驱车回到乡下老家，边给女儿讲我童年的故事，边去采挖那些天然的美味。来到久违的家乡南岭，沟沟坎坎的野蒜一片片，在春风里起舞，散发着浓浓的蒜香。我和妻子挥着小铲子开心地挖着，女儿跑前跑后忙着装袋。

野蒜挖多了，一棵棵码整齐，头挨头握在手中，小巧的蒜头洁白晶莹，长长的胡须，束比青白色，圆齐玉箸头。”这便是诗人杜甫对小野蒜的生动描述。

挖到足够的野蒜后，我们来到一条溪水边清洗。野蒜洗净了，叶子更绿，小巧的蒜头更亮，仿佛一枚枚晶莹剔透的玛瑙，让人爱怜。

看着女儿喜悦的表情，我说：“带回家让奶奶给你做饼吃，可香了！”

女儿说：“我现在就馋了。”说着，迫不及待地将从野蒜扒皮后，放在口中咀嚼起来，仅一口，便被辣得捂着嘴直跳。我们哈哈大笑，蒜香在笑声中弥漫，笑声在春风里回响……

（作者系临沂市文学爱好者）

“推动移风易俗·促进乡风文明”公益广告

“推动移风易俗·促进乡风文明”公益广告

